

西藏佛教對印度論師月官(Candragomin) 的記載與看法

佛光大學宗教學系 劉國威

月官是印度後期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被後人視為詩人兼哲人。玄奘法師去印度時 (629-645 於印度留學)尚未聽過他的名號，義淨法師去印度時 (675-684 於印度留學)已聞其名，於《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有記載其簡短事蹟：「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曰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因此一般認為他大約生活於七世紀後半期，曾於那爛陀寺 (Nālandā)地區活動。

西藏的達惹那他 (Tāranātha, 1575-1634)在《印度佛教史》(rgya dkar chos byung) 中稱讚他與寂天 (Śāntideva)是印度佛教中兩位奇異的大師 (slob dpon)，說他對世間的聲明、工巧，佛家的讚頌、義理等四個方面著作各有一百零八部，共計四百三十二部。但今存甚少，於梵文文獻僅有《誠弟子書》(Śikṣalekha)與不全的《旃陀羅文法論經》(Cāndra-vyākaraṇa-sūtra)；藏譯有四十餘部，包括戲劇作品、勸誡文書、讚頌、密續注釋、儀軌等，以數量而言，一半以上是關於密教的作品；而漢譯中全無保存。

對於他的生平記載，主要保存於藏文文獻中。本文主要討論其生平大要與主要著作，並介紹其《菩薩律儀二十頌》的藏文傳本及其相關之藏人注釋。

年代與生平資料

關於月官的生平主要記載於藏文資料中，部分片斷記載於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部分。現存藏文最早對月官的《菩薩律儀二十頌》的注釋—帕竹噶舉的創始者帕摩竹巴 (Phag mo gru pa, 1110-1170) 所著的《律儀二十頌頭分》(Sdom pa nyi shu pa bzhugs pa'i dbu phyogs)中，存有西藏人所著述關於月官生平的最早紀錄，然而現在藏人一般比較熟悉的則是達惹那他 (Tāranātha, 1575-1634) 所著之《印度佛教史》(rgya dkar chos 'byung) 中的記載，雖然達惹那他的著作年代很晚 (1614)，但是相當詳盡，現在研究月官生平的著作都會加以引用，特別是因為其中記述了他與月稱 (Candrakīrti) 間的辯論，因此我在這裡將之分段評釋，並對照於早期的記載：

1. 出生

「東方婆連陀羅 (Varendha)有一位曾親見觀音的班智達和一位順世外道者辯論，雖然順世外道辯輸，但是他說：“學問乃是用心智來分別，不過是誰的心智敏捷誰就得勝。前生後生並沒有直接象徵，因此我不承認那個。”於是班智達請國王等作證人，說：“現在我要轉生，請在額上作記號。”於是在額上點個沁入肉內的朱砂點，口內放進一顆珍珠，隨即去世。他的遺體放入紅銅匣內，國王加

蓋印璽。他就轉生為王族班智達毗史色迦的兒子。如所承諾，一位具相嬰兒生下後，額前立現有朱砂痕跡，口內含有珍珠。國王等察看以前遺體，發現額上朱砂痕跡已消失，珍珠遺跡仍存。據說那個外道因此也相信前後生。」

達惹那他說過他的史料來源有許多是來自口頭傳承，而非文獻記載。¹ 在帕摩竹巴所著的《律儀二十頌頭分》中已有相似的描述，不過細節的故事稍有不同，²顯然這個故事在西藏的流傳是相當早的。另外，智作慧 (Prajñakaramati) 在對月官《誡弟子書》的注釋中曾提到月官是為了佛弟子而轉世來的高位菩薩。

婆連陀羅 (Varendha/Varendrī) 應當是位於今日孟加拉北部地區的小王國。

2. 幼年

「嬰兒降世後立即向母親敬禮，說：“懷胎十月不辛苦嗎？”心想嬰兒生下就說話乃是惡兆，於是母親令他沉默。以後七年間什麼也不說，於是一般人都認為他是啞子。

某位外道作了一首極難瞭解的詩歌，詩義在破斥佛教徒的教理，分送予國王和眾多學者。這首詩在毗史色迦家中出現，但他長時研究，語義尚且不能如實理解，如何答復，心裏想著這事而出門辦事。那時月官七歲，一看就知道詩內含意，認為不難答覆，於是作短文解釋其義，並寫答覆偈頌。父親回家後，看見文字，就問月官的母親家裏曾有誰來。回答說：“旁人誰也沒來，是啞巴孩子看了而寫的。”

於是父親詢問兒子，但孩子看著母親。母親說：“說吧！”

於是他說：“這是我寫的，擊退這個辯者不是難事”。第二天清早月官和外道教師辯論，月官獲勝，得到厚獎。從此出現一位對於聲明與辯論一切等共同明處不學而知的人，聲譽遍地。」

這個故事在帕摩竹巴的版本中有描述，內容大致相同。松巴堪布·耶喜班覺 (Sum pa mkhan po Ye shes dpal 'byor, 1704-1788) 的《如意寶樹史》(Dpal bsam ljon bzang) 與峨千·崑秋倫珠 (Ngor chen Kun mchog lhun grub, 1497-1557) 的《峨佛教史》(Ngor chos 'byung) 對此故事則是簡述。

¹達惹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與他的自傳中均承認有許多史料部分是來自早年 Buddhaguptanātha (1514-1610) 向他所述有關印度歷史所記下的筆記。

這位南印度人具有強烈的 Nātha 背景，並曾經修持 Nātha 瑜珈達三十年之久；由於他經常於定中見到金剛瑜珈母，他逐漸轉變為佛教徒，受持了許多佛教密續的灌頂。1590 年，Buddhaguptanātha 來到西藏，那時他已七十六歲了。當時十五歲的達惹那他見到這位印度上師，向他求受了許多灌頂。達惹那他特別記載說 Buddhaguptanātha 的瑜珈修持非常好，在西藏如此冷的氣候下，他仍然只穿一件無袖白布衣。在 Buddhaguptanātha 第二次入藏的時候，他還帶了另外兩位印度同修。根據達惹那他的說法，由於他們不習慣於某些西藏弟子的行為，所以在傳授一些灌頂後就回到印度了。

²帕摩竹巴的版本未言其出生地；辯論的情形也描述說是因為雙方未能分輸贏，所以立志轉世再來。

3. 青年

「之後皈依一位大乘阿闍梨，受五學處。在安慧(Sthiramati)大阿闍梨處聽受經部與對法藏，大都只聽一次就能理解。從持明阿闍梨阿育(Aśoka)受取經教口傳，修持明咒親見觀世音與度母，成為大學者。」

我們並不清楚這裡的阿闍梨阿育 (Aśoka) 是誰，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談到月官是安慧的弟子，我們知道安慧是瑜珈行派伐臘毘 (Valabhi) 學派的重要人物，達惹那他這裡如此描述月官可能是要帶出之後月官與月稱兩人所代表的中觀與瑜珈行間的辯論背景。

「此後，在東方跋舍王的國度造作許多醫藥、詩韻、工藝的論述，特別是聲明講的較多。」

阿底峽在翻譯月官的《聖度母天女讚珍珠鬘》(*Ārya-Tāradevī-stotra-muktika-mālā-nāma*) 的跋文記載：「此度母讚乃是由月官所作，或名『無死月』，他是具慧詩人之頂髻，精通五明。」

4. 結婚與分離

「那時，娶王女多羅為妻，國王並授與封地一區。」

這裡的國王應當還是前述之跋舍王，有的藏文史料指是婆連陀羅的國王。

「一次，他的侍女呼喊多羅，他想，與本尊同名的做夫妻是不相宜的。」

根據《聖度母、古魯古列儀軌》(*Ārya-Tārā-kurukulle-kalpa*) 的記載，信奉度母者不應與名為度母之女子相處。³ 另外，在他所著的《懺悔讚》中，月官似乎認為親戚是種障礙。

「這位阿闍梨正要往他國時，被國王知道，命令道“他既不與高門女子同居，裝進箱子，拋到恒河裏去！”就這樣做了。阿闍梨祈禱至尊母多羅聖母，因而到達恒河和大海交界處的一個海島。有人說此島是聖度母所化現。因為月官曾住在這裏，所以取名月洲，據說現在仍存，可容下七千村莊。」

在他所作的《聖度母天女讚花鬘》(*Ārya-Tāradevī-stotra-puṣpamālā-nāma*) 結尾，月官說造作此讚的功德將成為使其度過輪迴大海的船舟。在傳統對度母的信仰中，度母能夠救度行者之「八難」，其中即包括水難；達惹那他說月官曾兩度由水難中為度母所救。我們必須注意到在藏文《丹珠爾》中保存有六首署名為月官所作的度母讚頌。

5. 旅遊

「阿闍梨住在此島中，在島上建立觀音像和度母像。漁民聽見這個故事，以後，

³ Beyer, S. *The Cult of T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407.

其他人也逐漸來到，形成城鎮。由於觀世音的策勵，作霍彌（官）的優婆塞（持梵行的在家人），他名字本叫“月”。以後即稱為月官。

以後商人們帶他到僧伽羅島，該地發生很多龍病。在此地建立聖獅子吼佛殿，龍病自息。在該地又使工藝。醫藥等無量明處得以進展，特別饒合島上的一些沒知識的人，也說了若干大乘法。從該地的主人夜叉處受取財寶，建立很多法產。」

關於獅子吼觀音，在藏文《丹珠爾》中保存有署名為月官所作的《獅子吼成就法》(*Simhanāda-sādhana*)。

「他又回到瞻部洲的南方一帶，在婆羅流支的婆羅門神殿中見到從龍聽取聲明的圖像和龍施捨所作的波你尼的注釋，貶斥說所謂注釋需要文字少，意義多，不重複，完全。但龍非常愚昧，文字多，意義少，重複，不完全。於是著《旃陀羅語法》及其支分作為波你尼的義釋。在這部書中說，”簡短、明顯、正確、圓滿”也是對龍的諷刺。」

這裡的「旃陀羅語法」指的應是《旃陀羅文法論經》，這部著作在西藏是關於學習梵文文法的三大論之一，現存部分的梵文本。⁴

6. 來到那爛陀寺

「之後來到學術源泉的吉祥那爛陀寺。在那爛陀凡能與外道辯論的班智達在圍牆外說法，不能在裏面說法。那時任住持的月稱正在外面說法，月官在地上直立。凡打算辯論的都這樣作，不然的話，或者不聽，或者虔敬地聽。於是月稱以為或為論敵，問：“您從那裏來？”答：“從南方來。”問：“知道什麼學問？”答：“知道《波你尼聲明》、《一百五十佛贊》、《真實名經》三種，這三種以外就不知道了。”字面雖然謙遜，但實際即是自認為一切聲明、經、咒無所不知。月稱心想他或者即是月官，詢問之後，他說：“世上是這樣稱呼我。”」

在藏文《丹珠爾》中，《一百五十佛贊》乃是馬鳴所作，《真實名經》指的是《文殊真實名義經》(*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丹珠爾》中存有署名月官所著的《文殊真實名義經廣釋》(*Ārya-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nāma-mahāṭīkā*)。

「月稱說：“大學者突然降臨是不適宜的，應當由僧眾迎接，請暫時到城裏。”

月官說：“我是在家人，焉能勞僧伽迎請？”

月稱說：“這倒有個方便，正要迎請文殊像，請為之搖拂塵而來，僧眾只當是迎文殊像。”

於是準備三輛車，中間的車輛安置文殊像，右邊車中月稱搖拂塵，左邊車中月官搖拂塵，僧眾在前迎接，無數人前來觀看那尊像對月官現為文殊本身，當他以“文殊雖為十方俱胝如來所讚歎，然……”等語讚美時，文殊像示現回頭傾聽。

⁴ Liebich, B. ed. *Cāndra-vyākaraṇa*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11.2) Leipzig, 1902. 1966 再版。

眾人說：“那邊的文殊像這樣動作！”於是文殊像停留在那種樣貌，後來此像因此被稱為“歪脖聖者。”於是月官信心增大，未控制拉車的牲口而越過月稱。月稱心想：“此人傲慢，我應辯論。”」

這件事情在帕摩竹巴的版本中也有記載；《布頓佛教史》(*bu ston chos 'byung*)則簡說月官寫了一首讚頌使得文殊像轉頭。《丹珠爾》中存有署名月官所著的《薄伽梵聖文殊師利具有加持讚》(*Bhagavad-Ārya-Maṇjuśrī-sādhīṭhāna-stuti*)，顯示月官的確是一位虔誠的宗教詩人。

7. 與月稱辯論

「那時月官依從無著的著作維持唯識宗義，月稱依佛護等所疏釋的龍樹論著，持無自性說。七年之間，往復辯論。經常有很多人聚攏來觀看辯論，以致連村中的幼童少女都通曉宗義，歌唱說：“噫嘻龍樹論，有藥亦有毒，慈氏無著論，是群生甘露。”」

有關月官與月稱間的辯論從這裡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達惹那他對月稱的描述不是很正面，這很有可能是因為達惹那他本人屬於覺囊派 (*Jo nang*)，主張「大中觀見」(*dbu ma chen po*)，這見地比較根基於瑜伽行與如來藏經論，深受主張月稱「應成中觀見」(*thal 'gyur dbu ma*)的格魯派 (*dge lugs*) 批評。

在所有的藏文相關史料中，唯有達惹那他敘述到他們兩人間的辯論乃是龍樹見地與彌勒見地間的爭執，而且引述童男童女的唱誦，意指彌勒的見地要較為優秀。然而這段故事很可能是達惹那他聽來的口傳故事，因為在他之前的所有藏文史料都沒有這段記載。

「以後辯論接近止息時，月官正住在觀音殿中。對月稱今日所提出的多種爭辯，當晚請求觀音，於次晨回答，月稱對他的回應不能答覆。這樣經過多月，月稱認為有人教他辯論。於是尾隨月官來到佛殿，在門外竊聽，觀音石像對月官說法，好像師徒傳授般講授學問。月稱說：“聖者難道有分遠近嗎？”說著把門打開，當時觀音又變為石像。遺留下說法時豎起手指的樣子，因此此像被稱為“豎指聖者”。從那時起，爭論自息。

月稱虔誠祈禱觀音，在夢中，觀音說：“你受文殊加持，因此不需我來，我略加持月官。”一般都這樣傳說，但密集聖系諸師說，還祈求示現聖容，觀音說：“可觀修密集。”觀修七天後，在壇城西門內，親見觀音，身如赤色珊瑚，紅光燦爛。」

這段故事在帕摩竹巴的版本中已經出現，細節些許不同。

在月官所著的《聖度母讚十二頌》(*Ārya-Tāra-stotra-dvādaśa-gāthā*) 後面跋文，記有：「據說上師在向木造度母像讚頌後，她舉起手指，後被稱為『舉指度母』。」⁵

所謂的「密集聖系諸師說」，可見恰譯師 (*Chag Lo tsa ba*，其年代不詳，但

⁵ 出自北京版 4870 號。

確定是生活於十三世紀時) 的傳記。⁶ 布頓認為《丹珠爾》所存由月稱所寫的《密集本續釋》與造作《入中論》的月稱乃是同一人，但是達惹那他則有所保留。基本上，在這段事蹟中，月官被描述為觀音與度母的在家信仰者，較為感性，所以曾作不少讚頌；而月稱則是信仰文殊的出家僧人，較為理性，造作不少論著。

8. 著作

「之後，月官住在那爛陀，對於教法多所策勵。由於看到月稱所著名為《普賢論》的頌文優美，而知道自己所著的聲明經卷不好，認為對眾生無益，於是把書投在井裏，至尊聖度母授記說：“你這部書由於利他善心而作，因此對未來大眾有大利益。月稱由於受學者我慢所抑制，對他人裨益微小，所以應當從井裏把書取出來。”依照所說取出。有人喝一點井水後，智慧就大大增長。《旃陀羅語法》從那時直到現在極為興盛，一切內外學人都要學習。而《普賢論》不久即告沒落，現在書之存在與否尚且不明。」

這段故事在帕摩竹巴的版本中同樣出現。

「在那裏還著作百種工藝，聲明，辯論，醫藥，詩韻，歌舞，辭彙，詩歌，星象等論。對弟子們主要講授這些學術時，聖度母說：

“誦讀《十地》與《月燈》、

《華嚴經》與《入楞伽》、

諸佛之母《般若經》、

虛造詩韻汝何為？”

於是外學諸明少所宣說，經常為他人講說這五種殊異經典，自己也每天讀誦。並對每部經名造一部總攝經義的論典。」

藏文中的《華嚴》(Gaṇḍaḥkārā)應是指《入法界品》(Gaṇḍavyūha)。

「總之，而後造有讚頌一百零八種，內明論一百零八種，外道論一百零八種，工藝一百零八種，這些零散短篇共計四百三十二種。又造宣說一切菩提道次第的《燈鬘論》流傳不廣，據說在達羅毗羅和僧伽羅島講說此論的風習至今猶存。至於《二十律儀論》與《入三身論》則為後出一切大乘班智達之所學習，這位阿闍梨所著的《度母百修法》與《觀音百修法》西藏有譯本，總之造論確是很多。」

《入三身論》未存於藏文譯本中。《度母百修法》指的是北京版編號 4488 的《一百零八成就法》(Aṣṭaśata-sādhana)。《丹珠爾》中所保存的「觀音一百零八法」乃是北京版編號 3562 至 3668，但是署名作者為無能勝友密(Ajitamitrāgupta)；也可能這裡的《觀音百修法》乃指《丹珠爾》中所保存署名月官的零散觀音修法。

⁶ Roerich, G. *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 Patna: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7, pp.91-92.

9. 老女人的故事

「又，一個貧窮老婦有位美麗女兒，因為沒有陪嫁之資而到處乞求。到那爛陀，聽說月稱大有積蓄，因而前去乞討。月稱指示說：“我是比丘，因而不取多物，有一點也需要用於寺院與僧伽。那邊房裏有月官，可到那裏去乞求。”老婦人來到月官處乞討，他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和一部《八千般若經》外一無所有。那裏壁畫中有度母像，他以極為慈憫貧苦人的心念向度母像祈禱，並流出眼淚。度母像真實化現，從身上除下眾寶所成的嚴飾，給予阿闍梨。他就給予老婦，使她異常滿意。畫像妝飾因此無有，因此稱為“無飾度母”。除去妝飾的痕跡赫然存在。」

這個故事在《丹珠爾》中有獨立短文記述，與達惹那他的故事內容有些差異，但此文來源不詳，將之簡譯如下：⁷

「月稱與月官兩人間有些許競爭。某日，當月稱散步時，一老婦向他乞討金錢，以供其女兒陪嫁，月稱回答：『我沒有，去問那裡。』指向月官。

老父遂往乞討，但月官除了一套衣服與一本書以外，無有他物，故不能使老婦歡喜，老婦哭泣。

月官在牆上畫一具有裝飾的度母像，並造四十頌之《吉祥大度母讚》，從畫像遂出生一值八千之珠寶足環，月官送之為禮，使其滿足。」

10. 往布達拉

「這樣長期利益眾生之後，最後打算到普陀羅。從瞻部洲到檀那室利島時，因以前貶斥過施捨龍，龍懷恨在心，將要以大海浪打碎船舶。海中發出聲音說，“把月官拋出來！”祈請度母，於是聖度母主眷五尊乘金翅鳥來到對面空中，諸龍畏懼而逃走。船舶安抵檀那室利。

在那裏供養吉祥米聚塔，建立度母佛殿與觀音佛殿各百座。到普陀羅山后現在還沒有捨身而住世間。至於他的《誠弟子書》，系從普陀羅山托商人送給王子寶稱，王子是位還俗的出家人。據說他看到書信以後就如法而行。」

關於他的《誠弟子書》，布頓則說月官乃是為了一位即將犯戒的刹帝利種姓比丘，而著於那爛陀寺。《誠弟子書》的注釋家對於這位即將犯戒比丘之內容說法也不一致：遍照護 (Vairocanarakṣita) 說寶稱是月稱的弟子，原是位王子出身的比丘，即將被其原屬之大臣引導還俗登基王位，但月官勸阻他；智作慧 (Prajñakaramati) 則說《誠弟子書》是月官為其弟子所寫，因為此弟子傾心於某位公主。

11. 史實

「如此說來。可知吉祥月稱與月官的上半生時，是僧訶 (Simha) 王和跋舍

⁷ 德格版《丹珠爾》，Ngo 函, 154b-155a.

(Bharṣa) 王在位時間，也是護法的上半生。月稱月官在那爛陀會見等事則在下半生。護法阿闍梨利益眾生在般遮僧訶 (Pañcasimha) 王時代。」

在印度與漢文的資料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關於僧訶王和跋舍王的記載。護法的年代我們可以從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得知，大約是西元 530 年至 561 年，但是這和達惹那他的講法差異很大，因為這個段落在《印度佛教史》中乃是第二十四章—〈尸羅王的年代〉，而根據達惹那他，尸羅王是戒日王 (606-647) 的兒子，這中間有年代上的矛盾。

藏文相關史料的記載本就不盡可信，因為與月官的年代相隔實在太遠，尤其是達惹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可以說距離月官已有千年以上，其記載有許多都來自輾轉傳譯或聽聞。此外，從研究印度文化的經驗得知，我們不可否認可能有兩位月官，比方 Mark Tatz 就在他的著作中如此主張著作《旃陀羅文法論經》的月官與主張瑜珈行派見地的詩人月官乃是不同兩人，前者活躍於六世紀前；後者則屬於七世紀後半期的人物。⁸

根據《旃陀羅文法論經》的梵文本，這裡的作者月官屬於六世紀或更早是無庸置疑的，Tatz 的主要觀點是義淨既然說月官在他去印度之時尚存，義淨應不會弄錯與他同時代的人物，所以為解決之間的年代差異，他主張應該有兩個月官。

但我比較同意德國學者 Michael Hahn 的看法：月官就是六世紀的人，義淨的記載不見得可信。理由如下：⁹

- (1) 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有關月官的記載已經有些錯誤，比方他說：「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毘輪安坦囉太子歌。詞人皆舞詠遍五天矣。」這裡的「毘輪安坦囉」(Viśvantara) 實際上應當是寶髻 (Mañicūḍa)，這是月官的戲劇作品《世喜記》中的主角，義淨在此搞混可能是因為毘輪安坦囉與寶髻的故事有些相像。
- (2) 義淨在印度並未見過月官，他對月官的名字也是聽聞而來，不見得正確。我們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還可以見到某些例子顯示義淨對印度人物的年代描述是有錯誤的。
- (3) 《世喜記》的藏文譯本、《懺悔讚》的藏文譯本、以及梵文本的《誠弟子書》中，我們都可以證明作者署名為「月」或「月官」，甚至某些關鍵文辭可以進一步證明這些作品中的頌文與《旃陀羅文法論經》的作者應屬同一人。

Hahn 同時也指出義淨的另一條有關月官的頌文出處：「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日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為害誰重。應聲答曰。毒藥與毒境。相去實成遙。毒藥徧方害。毒境念便燒。」這

⁸ Tatz, M. "The Life of Candragomin in Tibetan Historical Tradition." *Tibet Journal* (1986.): 3.

⁹ Hahn, M. "A Difficult Beginning: Comments o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ndragomin's *Deśanāstava*" in *Research in Indian and Buddhist—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Alex Wayman*.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 1993, pp.32-40.

裡有關「毒藥」與「毒境」的頌文實際上乃是來自《誠弟子書》，梵文如下：

Kāmaṃ viṣaṃ ca viṣayāś ca nirūpyamāṇāḥ
śreyo viṣaṃ na viṣayā viṣamasvabhāvāḥ/
ekatra janmani viṣaṃ viṣatām prayāti
janmāntare 'pi viṣayā viṣatām prayānti//

月官在這裡是將梵文的兩個拼音相似的詞—「毒藥」(viṣaṃ) 與「毒境」(viṣayā) 加以對比，不過在漢文譯文中看不出原來的高明梵文修辭。

月官的著作

在此我將藏文《丹珠爾》中署名月官的著作加以分類（書號乃是根據北京版目錄），有關密續儀軌的著作大部分被學者認為是出自更晚的託名作品：

著作

5410 《誠弟子書》(*Śikṣalekha*) 12 頁。

《丹珠爾》中另有智作慧 (Prajñakaramati) 與遍照護 (Vairocanarakṣita) 的注釋。

5582 《菩薩律儀二十頌》(*Bodhisattva-saṃvara-viṃśaka*) 2 頁。

《丹珠爾》中另有寂護 (Śāntarakṣita) 與菩提賢 (Bodhibhadra) 的注釋。

5931 《月官發願文》(*Candragomin-praṇidhāna*) 1 頁。

經釋

3363 《文殊真實名義經廣釋》(*Ārya-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nāma-mahāṭīkā*)¹⁰

因明

5740 《正理成就燈》(*Nyāya-siddhy-āloka*)

Ernst Steinkellner 認為這部作品不會早於八世紀，因此應當不是月官的著作。¹¹

梵文文法

5767 《施陀羅文法論經》(*Cāndra-vyākaraṇa-sūtra*) 55 頁

5768 《接頭辭二十註》(*Viṃśaty-upasarga-vṛtti*) 7 頁

¹⁰ 現有林崇安教授的漢文譯本。

¹¹ Steinkellner, E. "Miscellen zur erkenntnistheoretisch-logischen Schul des Buddhismus",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28 (1984), pp.177-178.

- 5769 《聲音經》(*Varṇa-sūtra*) 2 頁
 5890 (*Uṇādi*) 6 頁
 5891 (*Uṇādi-vṛtti*) 71 頁
 5902 《旃陀羅文法聲音經註》(*Cāndravyākaraṇa-varṇasūtra-vṛtti*) 9 頁

戲劇

- 5653 《世喜記》(*Lokānanda*) 54 頁
 雖然梵文原本不存，但是仍是現存最早有關佛教戲劇的完整作品，Michael Hahn 將此譯為英文。

讚頌

- 2048 《懺悔讚》(*Deśana-stava*) 4 頁。
 《丹珠爾》中有佛寂 (Buddhaśānti) 的注釋。¹²Mark Tatz 將此譯為英文。
 3534 《薄伽梵聖文殊師利具有加持讚》(*Bhagavad-Ārya-Mañjuśrī-sādhiṣṭhāna-stuti*) 4 頁
 3541 《聖不空絹索五天讚》(*Ārya-Amoghapāśa-pañcadeva-stotra*) 1 頁
 3542 《名為摧破意滴惡業之世間怙主讚》
 (*Manohara-pāpavidārana-nāma-lokanātha-stotra*) 3 頁
 3544 《大悲者讚訓誡》(*Mahākāruṇika-stotra-codanā*) 2 頁
 3548 《聖大悲尊哀號祈願讚》(*Ārya-Mahākāruṇika-kuvākya-stotra*) 9 頁
 3551 《聖觀自在讚》(*Ārya-Avalokiteśvara-stotra*) 1 頁
 3936 《薄伽梵頂髻勝母讚》(*Bhagavaty-Uṣṇiṣavijayā-stotra*) 2 頁
 4489 《吉祥大度母讚》(*Śrī-Mahā-Tāra-stotra*) 5 頁
 4490 《聖度母讚十二頌》(*Ārya-Tāra-stotra-dvādaśa-gāthā*) 2 頁¹³
 4491 《聖度母讚妙業成就法》(*Ārya-Tāra-stotra-viśvakarmasādhana-nāma*) 2 頁
 4492 《聖度母天女讚花鬘》(*Ārya-Tāradevī-stotra-puṣpamālā-nāma*) 9 頁
 4566 《聖閻婆羅讚》(*Ārya-Jambhala-stotra*) 1 頁
 4869 《聖度母天女讚珍珠鬘》(*Ārya-Tāradevī-stotra-muktika-mālā-nāma*) 5 頁
 4873 《救度八大怖畏聖度母讚》(*Āryāṣṭa-mahābhayottāra-Tāra-stava*) 2 頁

密續儀軌

- 2609 《度母尊內供物儀軌》(*Tāra-bhaṭṭārikāntarballi-vidhi*) 2 頁
 3679 《獅子吼成就法》(*Siṃhanāda-sādhana*) 1 頁
 3737 《聖金剛摧破成就法攝略》(*Ārya-Vajraavidāraṇa-piṇḍikṛta-sādhana*) 1 頁
 3879 《馬頭成就法》(*Hayagrīva-sādhana*) 1 頁

¹² 其第四頌至第六頌與《世喜記》的開頭極為相近，可以間接證明這兩部作品應來自同一作者。

¹³ 4493 與 4490 幾乎相同。4870 與 4490 全同，但多了跋文。

- 3903 《聖白傘蓋母以無能勝母爲名之成就法》
(*Ārya-Sitāpatraparājītā-nāma-sādhana*) 1 頁
- 3904 《聖無能勝白傘蓋母供物儀軌》(*Ārya-Sitāpatraparājītā-bali-vidhi*) 11 頁
- 3905 《聖如來頂髻所出白傘蓋母無能勝退轉爲名之陀羅尼成就法》
(*Ārya-Tathāgatoṣṇiṣa-sitāpatrāparājītā-nāma-dhāraṇi-sādhana*) 2 頁
- 3906 《守護輪》(*Rakṣa-cakra*) 1 頁
- 3917 《聖如來頂髻所出白傘蓋爲名之陀羅尼儀軌》
(*Ārya-Tathāgatoṣṇiṣa-sitāpatrā-nāma-dhāraṇi-vidhi*) 2 頁
- 3919 《家畜病守護儀軌》(*Paśu-mārī-rakṣā-vidhi*) 1 頁
- 3920 《息災護摩》(*Śānti-homa*) 1 頁
- 3921 《修行作法》(*Abhicāra-karman*) 1 頁
- 3922 《護摩》(*Homa*) 1 頁
- 3923 《利益成就門死兒治療》(*Siddhi-sādhanaṅusāreṇa-mṛta-vatsā-cikitsā*) 1 頁
- 3924 《遮止鎌刀作儀軌》(*Nivarana-lavaka-vidhi*) 1 頁
- 3925 《佛塔成就儀軌次第》(*Nivāraṇa-lāvāka-vidhi-krama*) 1 頁
- 4438 《吉祥閻婆羅成就法攝略》(*Samkṣipta-Śrī-Jambhala-sādhana*) 1 頁
- 4443 《馬頭成就法》(*Hayagrīva-sādhana*) 1 頁
- 4488 《一百零八成就法》(*Aṣṭaśata-sādhana*) 18 頁
- 4494 《聖度母以解脫八難爲名之成就法》(*Ārya-Tārāṣṭa-bhaya-trāta-nāma-sādhana*)
6 頁

《菩薩律儀二十頌》與其藏文注釋

月官的《菩薩律儀二十頌》基本上是將《菩薩地》(*Bodhisattvabhūmi*) 中〈戒品〉(*śīlaparivarta*) 部份的菩薩戒內容以頌文的形式將之歸納爲四重戒與四十六輕戒。在玄奘的漢譯本《瑜珈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 中，雖然將《菩薩地》視之爲其中一部分，但是在印度與西藏，《菩薩地》往往是以單行本的形式而流傳；甚至有關〈戒品〉的注釋也是獨立流傳。¹⁴

這部作品大約在九世紀後期譯爲藏文，寂護的注釋應當也是於同時期譯出。寂護的注釋基本上僅是引證〈戒品〉中的原文，讓人不禁認爲這部作品是在《菩薩地》尚未譯爲藏文時，寂護爲藏人弟子而作於西藏，或者這部注釋是寂護對其藏人弟子的講課筆記整理而出。另一部菩提賢的注釋則常直接引用寂護的注釋，根據達惹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菩提賢是一位居於那爛陀寺的在家人。¹⁵

¹⁴ 藏文中保有功德光(*Guṇaprabhā*) 與海雲 (*Samudramegha*) 對《菩薩地》的注釋；另外還有對〈戒品〉的單行注釋—功德光與最勝子 (*Jinaputra*)。值得注意的是最勝子對整部《瑜珈師地論》的注釋由玄奘譯爲漢文。

¹⁵ Tāranātha (1970), 409.

當藏人於唐代 (約八世紀初至九世紀末) 統治敦煌時期，當地的名僧法成將之譯為漢文。我們在敦煌的藏文文獻中也可以找到兩份有關《菩薩律儀二十頌》的藏文注釋殘本，沒有標題與作者，但應是寂護注釋的一部分。¹⁶

《菩薩律儀二十頌》的第八頌至第十六頌也保存在《五部遺教》(*Bka' thang sde lnga*) 中的〈譯師班智達遺教〉(*Lo pan bka' thang*)，¹⁷此段落在討論三乘的教義。《五部遺教》是由烏金林巴 (*O rgyan gling pa*, 1323-?) 於十四世紀所取出的伏藏 (*gter ma*) 文獻，但其中確實包含有許多屬於西藏前弘期的文獻段落。

在前弘期，無著與月官的系統乃是唯一有關菩薩戒的論著，但是到了後弘期，寂天的《學處集論》所闡揚的菩薩戒思想亦變的盛行，薩迦派學者開始稱之為「中觀派菩薩戒」。

就數量而言，藏人對《菩薩律儀二十頌》的注釋並不是很多，從以下的搜集可以得知，有許多是近代的作品。

1. 帕摩竹巴 (*Phag mo gru pa*, 1110-1170). 《律儀二十頌頭分》 (*Sdom pa nyi shu pa bzhugs pa'i dbu phyogs.*)

這是現存最早由藏人所寫的注釋。帕摩竹巴雖然是帕竹噶舉的創始者，但是他在早期受的是噶當派的教育，在這部注釋中也可以看出此一學派的風格。

2. 傑尊·札巴嘉參 (*Rje btsun 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 《菩薩律儀明導二十頌廣釋》 (*Byang chub sems dpa' sdom pa gsal bar ston pa shlo ka nyi shu pa'i rnam par bshad pa*) in *Sa skya bka' 'bum*. Tokyo: The Toyo Bunko, 1961. vol.4, no.136.

他是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 (*Sa skya Pandita*, 1182-1251) 的伯父。這部著作並未像帕摩竹巴一般在開頭敘述月官的生平，反而隻字未提。但是在其中他放入了完整的「發心儀軌」，在討論律儀內容時，他也常直接引述〈戒品〉的原文。

3. 軌倉巴·貢波多傑 (*Rgod tshang pa Mgon po rdo rje*, 1189-1258). 《慈心指導》 (*Byams khrid bzhugs so*) in *Rje rgod tshang pa'i bka' 'bum*. vol. 4, 548-551.

這位竹巴噶舉的修行者在談論菩薩戒時就直接將《菩薩律儀二十頌》本頌放入，未加註釋。

4. 耶謝嘉參 (*Ye shes rgyal mtshan*, 1395-?). 《諸乘總執本頌注釋》 (*Theg pa spyi bcings rtsa 'grel.*) 272-279.

¹⁶ Tatz (1986) 34.

¹⁷ *O rgyan gling pa, Bka' thang sde lnga*,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p.176.

《諸乘總執》乃是寧瑪派噶陀寺創建者噶檔巴·得謝 (Kah dam pa Dde gshegs, 1122- 1192) 的著作，他也是帕摩竹巴的弟弟。這是一部以寧瑪派觀點所寫的「道次第」(lam rim) 作品，耶謝嘉參在談到「唯識派菩薩戒」的段落時，引用《菩薩律儀二十頌》原文，並加以簡短解釋。

5. 班禪·桑巴札西 (Pan chen Bzang pa bkra shis, 1410-1478/9). 《二十律儀廣釋》(*Sdom pa nyi shu pa'i rnam bshad*)

這位作者來自格魯派的扎什倫布寺，其作品現不存，資料來自十九世紀阿庫仁波切 (A khu) 的《聞法錄》(thob yi)。¹⁸

6. 藏瓊巴 (Gtsang chung ba) 《二十律儀釋》(*Sdom pa nyi shu pa'i tikka*)

作者生平不詳，資料也來自十九世紀阿庫仁波切 (A khu) 的《聞法錄》(thob yi)。¹⁹

7. 阿旺·蔣揚洛卓 (Ngag dbang 'jam dbyangs blo gros, 1648-?). 《菩薩論二十律儀箋註》(*Byang chub sems dpa' gzhung sdom pa nyi shu pa mchan*)²⁰

格魯派學者，注釋僅三頁。

8. 札噶·羅桑巴登丹津年札 (Brag dkar Blo bzang dpal ldan bstan 'dzin snyan grags, 1869-1910/1911). 《菩薩律儀二十頌釋·極明相》(*Byang chub sems dpa'i sdom pa nyi shu pa'i 'bru 'grel rab tu gsal ba'i snang ba*)

格魯派學者，九頁注釋。

____. 《菩提心律儀學處律儀二十頌釋·無死甘露善續使淨菩提心戒》(*Byang sems kyi sdom pa'i bslab bya sdom pa nyi shu'i 'grel pa byang sems kyi tshul khrims rnam par dag byed 'chi med bdud rtsi'i rgyun bzang*)²¹

二十六頁注釋，有趣的是這位作者對同份《菩薩律儀二十頌》寫了兩部注釋。

9. 司徒侄·噶瑪艾類丹津 (Si tu dbon Karma nges legs bstan 'dzin, 十八世紀).

《三律儀明示·》(*Sdom gsum rnam par bstan pa nyer mkho'i bum bzang zhes bya ba/ rang 'dra'i rgyud la 'tshams par 'brel pa'i bstan bcos*) 278-285.

噶瑪噶舉學者。作者在解釋「廣行派菩薩戒」時，引用《菩薩律儀二十頌》

¹⁸ Chandra (1963), 649; no. 11097

¹⁹ Chandra (1963), 649; no. 11098.

²⁰ *Dge lugs gsung 'bum* (1990), 256. No.00624.

²¹ *Dge lugs gsung 'bum* (1990), 685-686. No.00952.

全文，並加以簡短解釋。

10. 邦龍·羅桑吐傑 (Spang lung Blo bzang thugs rje, 1770-?). 《二十律儀等之箋釋以及菩提心學處》(*Sdom pa nyi shu pa sogs kyi mchan dang bcas pa'i byang sems kyi bslab bya*)²²

格魯派學者，十三頁注釋。

11. 部杜吐庫·羅桑耶謝登貝嘉參 ('Bul sdud sprul sku Blo bzang ye shes bstan pa'i rgyal mtshan, 十九世紀) 《律儀二十頌、上師五十頌、根本墮犯律儀等解釋》(*Sdom pa nyi shu pa / bla ma lnga bcu pa / rtsa ltung sbom po'i sdom tshigs sogs*).²³

格魯派學者，九頁注釋。但其中包括有其他戒律註解。帕噶卡曾和他一起於1903年向榮塔·當秋嘉措 (Rong tha Dam chos rgya mtsho) 學習天文曆算。

12. 帕噶卡·傑尊強巴丁津慶列 (Pha bong kha pa Rje btsun byams pa ting 'dzin phrin las, 1878-1941). 《上師瑜伽六段、律儀二十頌、上師五十頌、密乘根本墮、解釋指導·明相簡單筆記》(*Thun drug bla ma'i rnal 'byor dang/ sdom pa nyi shu pa/ bla ma lnga bcu pa/ sngags kyi rtsa ltung/ sbom po'i sdoms bcas kyi bshad khrid gnang ba'i zin tho mdor bsdu*)²⁴

近代著名格魯派學者，二十三頁注釋。和前一位學者一樣，內容包括有其他戒律的註解。

從這份表列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到，在十八世紀以後，格魯派學者對《菩薩律儀二十頌》作釋者較多。現今許多西藏佛教徒將此視之為「唯識派菩薩戒」或「廣行派菩薩戒」的根本代表。但是月官本身是不是主張唯識派或瑜伽行派的思想人物，這是值得討論的，我想這方面看法的建立，早期是由於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 (Sa skya Pandita, 1182-1251) 的看法，五百年後，則是由於前述達惹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關於月官與月稱的辯論故事。

薩迦班智達在其《中觀派發心儀軌》(*dbu ma lugs kyi sems bskyed kyi cho ga*) 中，給予了他所認為兩派間差異的說明：

「受持〔菩薩戒〕可分為兩種傳承：唯識派與中觀派。

第一種傳承乃是依據彌勒傳予無著的《菩薩藏》經典，²⁵ 〔儀軌〕則是由

²² *Dge lugs gsung 'bum* (1990), 486. No.00812.

²³ *Dge lugs gsung 'bum* (1990), 884. No.01075.

²⁴ *Dge lugs gsung 'bum* (1990), 917-918. No.01100.

²⁵ 這裡的《菩薩藏》指的是《菩薩地》。

像是阿底峽等人根據月官〔的著作〕所編成。此派主要為噶當派的格西們所依循。

而大乘佛教中觀派的發心則是依據《入法界品》與《虛空藏經》，由文殊傳予聖龍樹。〔儀軌〕則是由制怨敵 (Jetāri)、福德祥 (Punyaśrī) 等人根據寂天〔的著作〕所編成。此派主要為吉祥薩迦派所依循。

正如同兩派間的見地有差異，兩派的行止亦有差異：主持儀軌者、受持儀軌者、儀軌本身、持戒方法、以及犯墮懺修法門等均不相同。

初，〔主持儀軌者〕：如彌勒所言：『汝應依止心思調伏、祥和、具功德、具證量、慈悲、善言、並遠離憂惱者。』

若未能〔尋得視等上師，彌勒復言〕：『應向安住於律儀者、具足能力與學問者受持之。』

〔然而〕，龍樹則言：『簡言之，汝應知何為善知識：饜足、具悲心律儀、具遣除煩惱之智慧。若得是等善知識之助，應知其功德而予以尊敬。』總之，他說：『善知識善巧於大乘教義，綜捨性命亦未棄捨菩薩戒。』

次，〔受持儀軌者〕：兩派對受戒者之〔要求條件〕並不相同。唯識派的聖無著說：『持守七類別解脫戒者方是受持菩薩戒之理想〔條件〕，非為其他。』此派主張受持儀軌者應具足七類別解脫戒中之任一種，方能受持菩薩戒。

中觀派則主張六道眾生一天人、阿修羅、包括國王乃至屠夫等一切未能受特別解脫戒之眾生，均得受持〔菩薩戒〕。如《賢劫經》所言：『當釋尊生為村長時，從寶吉祥如來處受持一日不殺生之戒，以是因緣得初生菩提心。』

三，兩派間對受戒之儀軌有所不同。在實行上，無著認為已受七類別解脫戒之任一類，並樂受〔菩薩〕戒者，在行頂禮供養後，即得受戒。

因為唯識派的見地較低、行持較嚴，故其儀軌中亦包括如同受持聲聞戒之復誦戒條，以及關於可能犯戒之問答。

對於龍樹的傳承而言，因為中觀派的見地較高、行持亦較為寬廣，甚至是具罪障者亦得生起菩提心。然後他製作了儀軌：受戒者在行懺悔等七支共養後，他不用復誦戒律，也不用行犯戒之問答。

就儀軌正文而言，無著認為行者應先發願菩提心，再發行菩提心。聖龍樹則認為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應同時出生。

關於『律儀作用』的持誦亦不相同。在儀軌結行中，無著認為『布施予…』的頌文應當持誦；龍樹則主張持誦『隨喜自他…』的頌文。

四，持戒方法不同。無著認為有四條根本墮；而龍樹則依循《虛空藏經》，認為有五條國王墮犯、五條大臣墮犯、八條民眾墮犯、以及一條棄捨菩提心的共通墮犯，總共有十九條。

五，兩派對犯戒後之懺修方法不同。和聲聞一般，無著認為：『〔嚴重〕之戒律墮犯須重新受戒；中等〔墮犯〕須向三人懺悔；其他的則向一人。』

龍樹則主張行者必須迎請虛空藏菩薩，並持誦如來百字明以淨除〔違犯〕。」

薩迦班智達將月官 (Candragomon) 與阿底峽 (Atiśa, 972/982-1054) 兩人都視為唯識派的代表人物，阿底峽在《菩提道燈難處釋》(*Lam sgron dka' grel*) 中，提到般若的傳承：

「除經集以外，亦有專注於般若無偽義而造論者：龍樹、提婆、月稱、寂天、清辨、馬鳴、月官等，精勤研讀其作品將明白開啟經中要義。」

這裡阿底峽將月官當作是般若傳承中的學者。此外，在藏文中存有署名月官所著之《文殊真實名義經廣釋》，其中論述到四部宗義，文中將中觀思想列為最後，依一般的論述架構來看，顯示作者在此將中觀見地視為最究竟，當然在此還必須思考這裡的月官是不是同一位月官。

布頓在其《布頓佛教史》中，曾論述到寂護 (*Sāntarakṣita*) 與菩提賢 (*Bodhibhadra*) 在經錄中為何歸屬為唯識派的問題，他認為不是因為他們主張唯識見地，而是因為他們對《菩薩律儀二十頌》寫過註釋，既然《菩薩律儀二十頌》被歸屬為來自彌勒的菩薩戒傳承，所以註釋自然也做如此歸屬，從寂護所著的《攝真實論》(*Tattvasaṃgraha*)，我們知道他主張瑜伽行中觀思想，阿底峽則認為菩提賢的見地亦屬於中觀傳承。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月官在西藏被某些學者歸屬為唯識派，同樣也不是因為他的見地，而是因為他撰述的《菩薩律儀二十頌》。至於達惹那他所敘述的故事，造成後世認為月官主張唯識見地的主要印象，但這段故事的來源我個人認為可能來自其師 *Buddhaguptanātha* (佛密怙, 1514-1610) 班智達的口傳，達惹那他殊覺囊派，主張他空「大中觀見」，在他所描述的故事中將月稱描述為辯輸的一方並不令人意外吧。

²⁶ Sa skya Paṇḍita (1969), vol.5, 227a-228b; Sa skya Paṇḍita (1992), vol.2, 552-555.

參考資料

原典

Ka' dam pa Bde gshegs and Ye shes rgyal mtshan. *Theg pa spyi bcings rtsa 'grel*. Ed. Bkra shis. Chengd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7.

Kar ma Nges legs bstan 'dzin, Si tu dbon. *Sdom gsum rnam par bstan pa nyer mkho'i bum bzang*. In *Two Bka' brgyud pa Works on Buddhist Disciplines*. 69-393. Bir: Bir Tibetan Society, 1976.

Grags pa rgyal mtshan. *Byang chub sem dpa' sdom pa gsal bar ston pa shlo ka nyi shu pa'i rnam par bshad pa. Sa skya bka' 'bum*. Ed. Bsod nams rgya mtsho. vol.3 (vol. ga). Tokyo: The Toyo Bunko, 1969. 112/1-117/2.

Tāranātha. *Rgya gar chos 'byung*. Chengd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4.

Phag mo gru pa Rdo rje rgyal po. *Bsdom pa nyi shu pa 'grel ba bzhugs pa'i dbu phogs lags so. dbu can* manuscript from Lhasa. 25 folios.

Bu ston Rin chen grub. *Bde bar gshegs pa'i bstan pa'i gsal byed chos kyi 'byung gnas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 ed. Rdo rje rgyal po. Beijing: Krung go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91.

Bod rang skyong ljongs rig dngos do dam u yon lhan khang gi po ta la rig dngos srung skyob do dam. *Zhwa ser bstan pa'i sgron me rje tsong kha pa chen pos gtsos skyes chen dam pa rim byung gi gsung 'bum dkar chag phyogs gcig tu bsgrigs pa'i dri med zla shel gtsang ma'i me long (Dge lugs gsung 'bum)*. Ed. Lhag pa tshe ring. Lhas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90.

O rgyan gling pa, *Bka' thang sde lnga*,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論文資料

Chandra, Lokesh.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Tibetan Literature*. New Delhi, 1963.

Geshe Sonam Rinchen. *The Bodhisattva Vow*. Tr. and Ed. Ruth Sonam.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0.

Grag pa rgyal mtshan. *Candragomin's twenty Verses on the Bodhisattva Vow and Its Commentary*. tr. Mark Tatz.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82.

Hahn, M. "A Difficult Beginning: Comments o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ndragomin's *De1anqstava*" in *Research in Indian and Buddhist—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Alex Wayman*.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 1993, pp.31-60.

Tqranqth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tr. Lama Chimpa and Alaka Chattopadhyaya.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70.

Tatz, M. *Difficult Beginnings*. Boston: Shambala, 1985.

____ *Asaṅga's Chapter on Ethics with the Commentary of Tsong kha pa, The Basic Path to Awakening, The Complete Bodhisattva*. Lewiston/Queen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86.

____ "The Life of Candragomin in Tibetan Historical Tradition." *Tibet Journal* (1986.): 3-21.